

丹江水 润人心

◎杨金现(河南平顶山)

我家住在石龙区年沟,上世纪80年代以前,是个山清水秀的地方。

我家门前有条小河。小时候,我会顺着小河,捞麻虾、摸螃蟹、捉黄鳝、捉泥鳅。泥鳅和黄鳝在油锅里一过,鲜嫩酥软,麻虾和螃蟹丢油锅一炸,焦黄酥脆。

大人们从地里干活回来,坐在河边的石头上,把脚伸进水里,洗头洗脸。我和小伙伴们脱光衣服,在河里打水仗。

最享受的莫过于夏天的中午,全家人各自端碗蒜面条,搬个小凳子,脱掉鞋,卷起裤腿,坐在清澈见底的水里一边吃饭,一边说闲话。

河北沿儿的半腰里有个泉眼,川流不息,冬暖夏凉。早上起来,跑到这里洗手洗脸,刷牙漱口。做饭时,到这里洗红薯淘菜。放下锄头,下去捧着或喝着喝水,凉丝丝、甜滋滋的。

从泉眼上边向西走十来步有一口水井,像家里的水缸,随用随打。打水不用绳,用勾担勾住桶把,口朝下一放,扑通就是一桶水。到夏天,更方便,雨水多,水自然往外漫,掂个桶,弯下腰,就是一桶水。

来过我家的人都知道,俺屋里有泉眼。我和奶奶住的房子东北角,整个煤火,挖个煤渣坑。坑里的水会顺着墙根小沟从根脚缝里流出去。

上世纪90年代前后,村北有大庄矿、临颍矿在下方开采,村子周围有十四五小煤矿在上层挖。煤火坑里的煤渣干了,泉水闭眼了,河水断流了,井水水位下降了。先是桶打不满水,紧接着是村民一大早起来排队下井刮水。那水呀,连泥带沙浑得像白汤,挑回来的水澄半天,添锅时还是黄色的。我有几回排在队后边,连浑水也没刮到,挑着空桶回家。

刮着刮着,井刮干了。

人一月不吃一滴油中,一天不吃水不中。于是家家户户砌水窖,开始买水吃。拉水的有良心的拉井水,没良心的拉河水。眼不见为净,拉来就往窖里放。小罐三十,大罐五十,没办法,贵贱都得吃。

从水窖打出水,那红线虫游来游去,看见就恶心。做饭时,先把水烧滚,用算子算过后再做饭。

买水不是长法,得想门儿。共产党员、队长王朝卿急得搔头。他召开诸葛亮会,商量解决的办法,决定在村南下苇园的浅水湖里打井。村民自告奋勇,争先恐后参加打井、建水塔、埋水管、安装水龙头。第一次用上了自来水,再不挑不刮不买水了,甭提心里有多美!

谁也没料到,美得有点早。刚开始井水旺,够吃。时间一长,水不足了。开始一天一泵水,后来两天三天一泵水。在坡下边住的,只要窖水不满只管哗哗放,在坡上边住的水龙头的水像小孩尿,上边的人家只好挑着桶下来说好话。遇到水泵坏了,电机被人偷了,更糟糕,一星期都泵不成水。

2009年春,鲁山县水利局启动了“农村饮水安全工程”,在正利煤矿打的吃水井上,安装了全自动无塔供水设备,全村统一供水。于是我们开始吃桌上的水。这时供水正常了。

这水是从青条岭下石灰岩的岩缝里流来的,硬度大,水垢多,不敢直接添锅做饭,先用茶壶熬,灌到暖水瓶里澄。添锅时,暖水瓶上边的水倒锅里,下面的水倒地上,那水垢像鱼鳞甲一样,白花花一片。

这水尽管经过有关部门鉴定,符合安全用水标准,但看着那白花花的水垢,心老是揪着。那时候,做梦都在想,何年何月才能吃上一口放心水呢?

说话不及,党中央、国务院启动了南水北调工程。通水后,2017年春,在石龙区党委、政府的倡导下,水利局铺设管道,穿村过庄,爬山越河,把南水北调的放心水送到村、送到户,送到厨房里。

我们万万没有想到,竟会梦想成真!

是党送来了丹江水,滋润了人心。让我们告别了担心水,吃上了清澈甘甜、轻软润滑的放心水。人们笑逐颜开,心情舒畅地迈向新征程!

父亲戒烟

◎陈艳娜(河南平顶山)

父亲是一个老农民,更是一个老烟民,不过他终于戒烟了。而戒烟的原因居然是看了一篇文章。

自打我记事起,茶余饭后、田间地头总能看到父亲抽烟的身影。我印象最深的是,每天早晨被他的咳嗽声吵醒。母亲总担心他的身体,时常劝他戒烟。可他从没当回事,说多了免不了一顿吵,吵完后更是变本加厉地抽,把所有的怨气都化为一股轻烟狠狠地吐出去。为此,母亲没少和父亲生气,但始终也没能阻止他抽烟。

小时候,家里都种烟叶,父亲为了省钱,就用卖剩下的碎烟叶卷烟吸。现在我还记得他卷烟时的样子,先把我们用过的作业本撕成和香烟长短差不多的长方形,再把揉碎的烟叶均匀地放在上面卷起来,最后把两头拧一下固定好,再把多余的纸撕掉,就这样一根纯正的手卷烟就做好了,父亲的动作是那样娴熟。由于手卷的烟不瓷实,燃烧起来比较快,所以卷一根烟的时间要远远大于吸一根烟的时间。尽管这样,父亲还是愿意花大量的时间去卷烟,他自得其乐地享受着那悠闲、惬意的时光,似乎把整个生活都卷进了他的烟卷儿里。

父亲不善言谈,抽烟成了他表达感情的一种方式。地里庄稼长势好了,他坐在地头儿抽烟,家里的房子漏水了,他蹲在墙角抽烟,我上初中时闹情绪不想上学了,他还是抽烟……在烟雾升腾中,能感知到他的忧愁和喜悦。在一根烟燃烧的时间里,他独自品味着人生的酸甜苦辣。当然也免不了母亲的一顿数落,就这样,父亲和母亲在吵架中度过了大半辈子。如今,父亲已经年近70,母亲唠叨了大半辈子的戒烟,父亲依然以胜利自居,任凭别人怎么劝,他独自活在自己烟草味的世界里。

今年春节回家,我发现别人给父亲递烟他不接了,问了母亲才知道父亲戒烟了,这让我有些诧异,但也没有太认真,想着他肯定是嫌母亲太唠叨,做做样子罢了。农历正月十三,父亲生日,我们全家人回去给他过生日。饭后闲聊,说到父亲戒烟,母亲说,这次是真的戒了!我说:“爹,这次是咋下定决心的?”父亲不好意思地说:“你妈老说吸烟不好,再加上最近我在杂志上看了一篇关于吸烟的文章,说人不能一辈子做抽烟的奴隶,说到了我的心里。想想也是这个道理,我身体好了也少给你们添点麻烦,不吸了!”这个理由听起来似乎有点好笑,一篇文章能让一个几十年的老烟民戒烟,真的很想拜读一下。父亲的时代,识字的人很少,他是为数不多的高中生。除了抽烟,他还有一个爱好就是看书,家里那本泛黄的《路遥文集》让父亲乐此不疲地看了一遍又一遍,至今还在他的床头。年前我姐给他带回去了一些杂志,没想到这次还读出了人生大道理。

在没有烟草的味道里,将是父亲的另一人生体验。

地图与指南针

◎郭德诚(河南洛阳)

这些天,师傅跟丢了魂儿似的,到点了,也不去接送孙子,这边棋摊旁站站,那边牌摊旁立立。老伴打电话,叫他回去吃饭,他对着电话吼:“吃,吃,吃,就知道吃。”师傅平时可是好脾气,这回真是气着了。

气来自他儿子的工作。为他这宝贝儿子的工作,他可是费了老劲儿。托亲戚,找朋友,上天入地,四处奔走,终于按他的想法,当了会计。

师傅这一辈子靠的就是一把算盘。他能左手拨珠、右手书写、口中唱票,三不误。算盘珠子噼里啪啦的脆响,是他一生平稳生活流淌的歌。在歌声中娶妻生子、升职加薪、度过减员下岗、光荣退休。他很满足。

儿子当上了会计,一台电脑,一摞账本,一台空调,一个水杯,一年四季。师傅觉得,儿子这就是进了保险箱。他乐颠颠地接送孙子,再无后顾之忧。不料,儿子突然辞职了,他感觉他家的后墙塌了。事后,他儿子跟我说,他爸是把一生当成一条直线画。三十年,其实是一天;一天,也就等于三十年。一眼望穿的生活,太单调,他受不了。他儿子偷偷辞职了,师傅知道时,木已成舟。师傅一生气,孙子也不管了:“他能,都自己担起来吧,我也该享享清福了。”老伴去接送,他也不让。

他儿子来找我,让我劝劝他爸。我说劝你爸最好的办法,就是拿出成绩。他说种块地,也得经过春夏秋冬呀。谁知师傅听了这话,气哼哼地说:“什么春夏秋冬,这就是典型的‘坐着吃不完,折腾着不得够’。”那脸色,阴得能拧出水来。一道没有标准答案的选择题,各持一端,这稀泥,我是和不匀。

记得一位研究人类组织行为学的诺贝尔奖得主说过,人类的幸福来自两个方面:第一是人,就是和自己喜欢同时也喜欢自己的人在一起工作;第二是事,做自己擅长又喜欢的事。在多元价值追求的今天,工作和职业,有时是分开的。这就像地图和指南针,工作是地图,有临时的,有长期的,有这样的,也有那样的,只要走得通就行。职业则不同,是指南针,是有方向锚定的。工作、职业,怎么摆放、怎么排列、怎么组合、怎么选择?师傅有师傅的根据;儿子有儿子的想法。

出差了半个月,那天回来路过托儿所,见师傅站在一堆人群里面,踮着脚,像一只鹅,脖子伸得老长,在找他孙子。我说:“又接上了。”他说:“他整天忙得跟救火似的,不接咋弄。”我说:“几天没见,气色不错呀。”他释然地说:“我也想开了,随他,爱干啥干啥吧,当今社会,有胳膊有腿也饿不着人。”